阳光书房

徐鲁《童年的瓜灯》

读好散文，写好作文

□张家鸿

徐鲁的新作《童年的瓜灯》是一本在体例安排上别具匠心的书，散文在前半部分，指向作家身份；读写指导在后半部分，指向教师角色。书名后面写着“课本里的作家教孩子读散文、写作文”，作者以自己的创作为例，由浅入深地给孩子讲解阅读散文、写好作文的方法和技巧，书中有范文有指导，有据可循，有例可依，不是闭门造车的自说自话，亦不是流于空泛的理论术语。相较于单纯的散文集，它更有针对性与指导性；相较于作文指导用书，它更有实操性与借鉴性。其独特之处正在于，《童年的瓜灯》是徐鲁为人性情与为文经验的兼而有之。

观察生活，亲近自然，是写作的通法

徐鲁告诉孩子们，观察是写作的第一步。“其实，春天里有无数的小花都在竞相绽放，每一朵小花也都有自己的秘密故事，就等着你去观察、去发现、去倾听、去想象它们了。”观察不止是看，要用心去看，要事无巨细地用心看。用眼看与用心看还不够，更要打开全身的感官、全方位吸收外界的一切信息，包括风景、声音、味道以及更多种种。《香樟树记》中写道，深秋时节，香樟树结满的紫黑色浆果，会是黑领椋鸟、丝光椋鸟、鹊鸲、乌鸫、斑鸠和八哥的美食。因而秋冬两季，香樟树会成为小鸟们的乐园。“香樟树成熟的小浆果会吸引来大群大群的飞鸟，其中以黑领椋鸟和丝光椋鸟最多。”这样的描写正是源于仔细的、日复一日的观察。

如何描写春夏秋冬？不仅要学会观察，更要亲近并走进大自然，让自己置身其中，与自然亲密接触一段较长的光阴，甚至把自然带入生命深处。如何描绘山乡？要先有深切、真诚的感情，没有热爱，笔下的文字就会有疏离与隔阂，又如何进行发自内心的书写，如何进行细致入微的描绘？

写作的素材在哪里？素材在走过的路旁，也在遇见的风景中。诚如徐鲁所言：“理解下栽培下的东西，季节会使它们成熟。虽然离开了云遮雾罩的幕阜山区多年，但那里的草木和牲畜，一年四季的雨丝风片，还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孩子们为何会写不好真实的、准确的、经得起推敲的现实故事？原因在于阅读视野太单一、太狭窄，注重虚无、幻想之书的品读，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则较少关注、发现、思索。“青少年读者多读一些科学、人文等方面非虚构的故事，不仅能获得精准的、坚实的科学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也能慢慢培养自己喜欢思辨和敢于质疑的勇气、敢于反驳的精神，从阅读中获得自信和力量。”故而，《在阿尔卑斯山下》中写到的潘建伟、《孔雀河边》中写到的朱光亚、《金色稻浪》中写到的袁隆平、《千万颗种子》写到的钟扬、《雪线上的邮车》写到的多吉……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将会成为指引孩子们人生道路上的点点星辰。

不同篇章后面进行的读写指导，并非仅适用于某处，而是写作的通法。这些是带着散文个性的指导性文字，小朋友们读完散文再读指导，美文为柔，技法为刚，刚柔并济，自带一种体贴入心的力量。由此，写作教学也不仅是一种强硬的说教，而是变成循循善诱的对话、交流与引导。

引导孩子向善向美 编织文学之梦

写法上的经验传授固然是重要的，能增强孩子们写作上的信心，对他们平日练笔时有具体明确的帮助。然而，如果只停留于此，还远远不够。与之并行不悖甚至同等重要的是，作品能给予小读者们怎样的思想启发、情感陶冶乃至人格引领。

本书分四辑，分别为自然、童年、山乡、群星，或指向时间，或指向空间，皆为蕴含真善美之物。《乌蒙山的春天》里写道：“一朵朵，一簇簇，一团团，或并排着，或簇拥着，灿烂的苹果花，挤满了每一根枝条，散发着清新的芬芳。”从苹果树下走过，如踩在洁白的花瓣毯子上。在《小船划过童年》中，小船一次次往返于湖的两岸，岸边有时盛开着鲜艳的桃花与洁白的梨花，有时围绕着金色的油菜花和荠菜花。往返两岸的小船，如同行走在造化妙手绘就的画里。人是大自然的孩子，大自然是人的母亲。在这本书中，徐鲁的写作给孩子们最大的启迪，就是好好观察自然、采撷自然、表达自然、书写自然。如此，则写作就会有汩汩不绝的源头，思想如同涓涓细流，诉诸笔端汇成江河，渐成气象的河面会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点点金光。

《童年的瓜灯》插图

《童年的瓜灯》，徐鲁著，北京联合出版社，2024年6月

对孩子们的一生来讲，人情人性人格之美的涵养非常重要，因为这影响甚至决定了他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徐鲁的笔下氤氲升腾着寻常却美好、质朴而纯真的人间烟火气。写到采茶戏的时候，翠云嫂如泣如诉的表演，冬云有模有样的指导，小玉清楚可见的成长，以及乡亲们有情有义、有始有终的配合，皆让幕阜山区的湾子成为人人向往之地。“绿衣叔叔”一到，就会被大人和孩子们团团围住，连同他的那辆自行车，整个人被围得密不透风。这是乡亲们的热情，是牵挂，是期待，也是幸福，鞋垫、花生米、红枣等物品从村里寄出，汇款单和书信从外头寄来，来来往往皆有“绿衣叔叔”的辛苦付出。

对孩子们来讲，徐鲁是写作道路上的指导老师，通过这本书，他展示了散文创作与作文写作的丰富可感的许多面向，打开了自然与人间的丰富与深邃，这是他一直在书写的，也是值得孩子们书写的。多年间，他用自己的方块字织就如彩虹般的文学世界，让源于现实、借助想象腾飞的梦，点缀孩子们的童年，给他们带去希望与信念。品读《童年的瓜灯》，可得到美的熏陶，美一旦植入心中，即可很快萌芽。那些青春而生动的文学之梦的开启，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关 注

建构儿童文学更丰富的可能

□张燕玲

当今时代正在经历着巨变，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文学性的漫溢，溢出我们原有的固定的类别界限，正向各种各样的文化门类蔓延，甚至远大于文艺起源时诗、乐、舞的三位一体。

文学性的泛化其实也是一种中国式现代化。因此，有论者提出要把“文学”理解为一个动词，理解为一种行动和实践，理解为一种不断的生成过程。这就需要我们对文学、对文学性，有一个新的开放性的理解，建构中国式文学表达现代化更丰富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儿童文学也需要呈现更好的自己，以开放的、多向赋能的姿态拓展儿童文学的历史空间，突破圈子化，构建一个既与传统儿童文学文脉相通，又富有现实关注和现代意义的结构体系，我想，这也是一种新时代的文学自觉。

学者赵霞在《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批评中的定义问题》一文中说过，今天我们要“抵抗儿童文学的观念简化，探询儿童文学的深广内涵，建构儿童文学更丰富的可能”。时代巨变带给文学的新变，同样也令儿童文学观面临时代挑战，面临文学生态桑海沧田般的变化，创作主体也面临突破单一本质的儿童观，认识到“儿童”本身是一个处于复杂生存境况和不断发展建构中的概念。今天，儿童接受的美育已发生新变，全媒时代儿童阅读更加开放与多元。那么，儿童文学文本界定是否也应呈开放的态势，自然促使儿童文学观念呈现出多维面向，犹如文学性的泛化所带来的多向赋能的形态，文学与各艺术门类的多向奔赴和破圈，已是新时代普遍的文化现象。

儿童文学的多面向也是一种时代的新质，同时儿童文学文本形态的多样性日趋复杂。比如在内容和形式上以往儿童文学文本大多呼应儿童教育、游戏、娱乐等多重需求，如今许多文本在探索和落实传统文学语言艺术的同时，还结合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可操作因素的设计，融进其他艺术元素，音乐、美术、科幻等艺术的融合，更是普遍的现象，以此作为文学呈现的辅助，甚至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审美形态和文学生态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也赋予儿童文学创作新的经验和新的可能。

目前，作者队伍日趋多元，除了传统儿童文学作家外，涌现了一批以成年人生活为创作题材的作家以开放的儿童文学观，投入儿童文学写作。他们认为，伟大的文学总会趋向于孩子般的沉静，其中最本真的童心童真，以及灵魂中最透亮的部分，是儿童文学的本质本心，或说是儿童文学的异质性。有些作家或多或少不满于所读到的许多作品叙事手法的欠缺，认为儿童文学尤其小说毕竟还是要讲究叙述艺术，后来这些作家真的都写出了自己的儿童小说。文坛名家写儿童文学，其实也是儿童文学的传统。比如现代文学的叶圣陶、华君武、张天翼，《玫瑰和金鱼》《爱丽丝漫游仙境》《小王子》《窗边的小豆豆》《夏洛的网》等。近年，不少中国文学名家也开启了“为儿童写作”之旅，如马原《湾格花原》、张炜的“半岛哈里哈气”系列、韩少功《假期窗边的小豆豆》《湘水谣》、赵丽宏《童年河》《渔童》、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阿来《三只虫草》，以及徐则臣、周晓枫、裘山山、林那北、李浩、鲍吉尔·原野、杨映川等。文学名家的跨界写作多是回望消逝的童年，作品颇具艺术追求，尊重童心，珍视童年，也有天真烂漫、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叙事成熟，成人和孩子都可阅读。许多儿童文学作品之所以能畅销常销，主要是因为那份唯美和童真、灵性和智性，既是孩子的，也是成人的。

从接受美学而言，跨界作家的介入，只要是为儿童写作，并具有童心童趣或说儿童性的文本，我们就应该热情欢迎和拥抱。犹如英国批评家霍林代尔所说，儿童性不但是儿童的当下存在状态，也是存在于成人身上的一种可能状态。不论儿童还是成人，都能通过对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在某种程度上重建自身的儿童性。我们最早的文学教育，大都来自优秀的儿童文学。所有的成人都曾是孩子，心中都珍藏着一个永远也不会长大的孩子，这是人性的底色，如对生命永远充满关爱与好奇的《小王子》《穿条纹衣服的男孩》《追风筝的人》《草房子》《灿烂千阳》《美丽人生》《芒果街上的小屋》等作品。因此，写少儿记忆的作品，一般都是作家的心愿之作，以此寄托自己年少时的某种情感，这是心灵的需要。

童心童真是儿童文学内部的异质性，它既使儿童文学拥有一般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又是其异于他者的辨识标志，这也决定了优秀儿童文学文本的艺术品质。在这个意义上，优秀的儿童文学是孩子的，也是成人的。一如博尔赫斯所说，一切伟大的文学最终都趋向于儿童文学。在倡导全民阅读的今天，许多人沉迷多媒体而疏于阅读，但少年儿童是读书的，也是能享受阅读乐趣的。认清这一点，创造儿童文学更丰富的可能性，推动其高质量发展，是儿童文学的时代担当，可谓任重而道远。因此，种种新的文学样式和新的文学力量带着独特的文学性，以及对儿童文学新的理解加入，是儿童文学发展的新生机。建构开放的、创新的儿童文学观，包容和褒奖那些为儿童写作，守护童心童真并兼具文学性的作品，无论其文本形态、艺术样式如何多样化，都能为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带来更丰富的可能。

（作者系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评 论

当“记忆”成为一种创编新形象的材料

——评于国辉少年军事科幻小说《未来特战队》

□姚利芬

少年军事科幻小说“未来特战队”系列共有《树堡历险》《望巢机甲》《三栖领航》3册，讲述了星际特战少年壶天晓、镜心羽衣等逐渐成长、觉醒，重返鸣梭星平息战乱、营救被困家人的故事。作品集儿童性、娱乐性、教育性于一体，大胆创想人类未来，涉及智能机甲、智能生物记忆系统的读取等设定，充满了狂放、奇谲、灵动的想象力，为读者摹画了一个充满活力、色彩斑斓的星际冒险世界。

《未来特战队》主单元由“树堡”“望巢”“鸣梭星”三大场景序列组成，以呈现式场景叙事展开。每个主单元连缀着数个次级单元，吸附着无限细节化的“点”，主次参差，映和相衬，共同完成小说的主旨表达。例如，围绕“望巢”铺展了“飞行泡泡”“迎击怪兽”“怪泡连珠”等场景，为读者抓取了一个个交战对决特写镜头加以场景渲染，全方位勾勒交战前后各种场面，有的镜头辅以彩插，进一步凸显了视觉表现力。作者写遥控红衣机器人向八爪怪兽投下几枚航空炸弹后的场景，似立于天外，俯视双方战局，洞察战争全程，能惟妙惟肖地讲述在同一时空间发生的各种战况，也能做到“点”“面”结合，多个战况控于笔端，最终形成高密度叙事空间，亦有效疏解了快节奏的叙事时间。

高密度的叙事空间便于小说形成群体场景叙事，即很多人物同时出现在一个空间场景里。作者将主角及相关的人物形象置身各色场景之中，展示主角的社会及家庭关系。随着人物出场逐渐补充与他有关的背景故事，并将背景信息利用闪回等手段揉入小说情节脉络之中。在第三部《三栖领航》大战喵星族的场景中，既能看到以壶天晓、镜心羽衣、丁达为核心的典型人物，又能一览曼香罗、宴西园等特战队员群像。这些在叙事中扮演相同角色的形象构成同一行动者，形成宏观层的“集体主角”。集体主角既有教育功能，也有美学功能，可以为不同性别和年龄的读者提供主体位置。从微观层面来看，《未来特战队》中的每个角色都具有一种典型的、略带夸张的特质，进而形成“主副相映”的角色建构格局。主副角色组对、参差对照来写，产生影子映带效应，更易强化读者印象。即便是小说中的成年人，其情感、心灵、行为也常常荡漾着儿童般的趣味。

成长是儿童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而挫折与磨难则是童年成长的重要底色。《未来特战队》中的成长意涵集中体现在云织星族与地球人的混血少女镜心羽衣身上。镜心羽衣以一种“逃离”“反叛”的姿态出场：她向往地球上平凡的校园生活，不愿接受父亲怪教授高压的特种训练，在母亲的帮助下出逃。从海上救援到树堡历险、决战悬巢……镜心羽衣逐渐放弃了去校园过普通生活的幻想。为了“不让外星人像吃烤鱼似的把我们吃掉”，毅然担纲起护卫者的重任，“要强大到让外星人坐下来与我们谈判”。直到鸣梭星上与壶天晓并肩与喵星族展开大决战，她的成长性也终抵高峰，经历了从一种精神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成长。

除了镜心羽衣，壶天晓、曼香罗、宴西园等均表现出一定的成长性，这种成长性不仅体现在特战队少年旺盛游戏精力的挥霍与发散上，更体现在这些少年凭借上述力量去接纳、理解、介入和改变现实的能力上。如果说在《树堡历险》《望巢机甲》中，曼香罗还是那个处处逞能又意难平的少年，第三部中，她在与喵星族飞鼠的对决中实现了自我成长。《未来特战队》的成长叙事书写了特战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内心的执拗、纠结与改变，经历自我认知调整之后，少年实现了内在人格的完善和成熟，以及个人全面而完备的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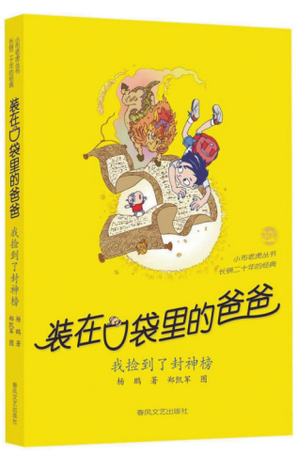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未来特战队》的想象力，作者以自由辽阔、丰沛而又充满童趣的艺术想象，围绕记忆、智能生物沟通等展开科幻设定，建立了种种新型审美世界。“记忆”不仅是科学家热议的话题，也是科幻作家一直以来关注的主题，相关的科幻佳作并不鲜见，如菲利普·K·狄克《全面回忆》、布雷克·克劳奇《递归》、江波《移魂有术》等。而如何面对儿童，将其演绎出新意则是对作家的考验。《未来特战队》围绕记忆主题，拟想了记忆编辑、存储、复现、修复、移植、盗取等，设计了能猎取生物记忆影像的猎影师壶天晓以及能修补智能生物缺失记忆链的云织女镜心羽衣等角色，演绎出一系列有趣的小故事。作者不独将“记忆”作为一种创编新形象的材料，更将其作为一种促进儿童智性自由舒展，进而达到“默会整合”的叙事手段。它有形式，有内容，还有丰沛的主体情感的介入和渗透。小说很多充满趣味的设定，如镜心羽衣通晓动物语言，能搭建探测沟通网络，使各智能生物自由沟通；如曼香罗利用音乐调控动物情绪等，此类畅想还原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有近乎童话的浪漫，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更能带领儿童触达最为自由洒脱的奇诡之境。

《未来特战队》张扬了一种昂扬、乐观、豁达、风趣的童年人生态度，有助于涵养和培育儿童健全的人格、丰富的情感以及以丰沛想象为内核的童年精神结构。小说不仅形塑了许多特战队员的成长，以漫画般的笔触，刻画了特战队员、智能机甲、怪兽等集体角色，还以汪洋恣肆，曼妙而童真的想象力，完成了紧张、刺激、曲折多变的战争场景叙事。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战争场景的铺叙，均不作孤立、静止或冗长的描写，而是将其融合进故事的叙述与人物行动的描绘里加以表现，满足儿童对于幻想、自由、冒险精神的阅读渴望。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动 态

“装在口袋里的爸爸”系列又添新作



9月29日，由春风文艺出版社主办的《装在口袋里的爸爸·我捡到了封神榜》新书发布会在辽宁沈阳举行。该书作者、儿童文学作家杨鹏，辽宁省作协副主席薛涛，上海钟书出版中心主任马丽华，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单英琪、王雪，春风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赵亚丹等与会交流分享。

陪伴着几代小读者长大的“装在口袋里的爸爸”是春风文艺出版社小布老虎丛书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该系列丛书通过一对中国父子的冒险故事解读两代人的情感沟通，22年来已出版文字版44个品种、拼音版8个品种，全系列销量超过3500万册，版权输出英语、法语、阿拉伯语等多个语种。《装在口袋里的爸爸·我捡到了封神榜》将《封神演义》的“封神宇宙”引入杨歌与口袋爸爸的冒险故事中，讲述了杨歌在封神榜的帮助下打败梅山七怪、九尾狐等妖怪，最终成功救出姜子牙的奇幻故事。

与会者认为，“装在口袋里的爸爸”巧妙地将幻想、冒险等元素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展现了家庭、亲情、友情以及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困惑与挑战，对于提高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和综合素质具有积极意义。作者善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结合起来，让小读者在收获阅读快乐的同时，能更好地了解民族文化瑰宝，不断增强文化自信。

（王 觅）

■插图欣赏

《金色的雨》，【日】永田萌绘，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4月

儿童文学评论

·第580期·